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醒世恒言

下

冯
梦
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
主编

馮夢龍

远 方 出 版 社

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ISBN 7 - 80723 - 065 - 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（全 24 册）

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

贪花费尽采花心，身损精神德损阴。劝汝遇花休浪采，佛门第一戒邪淫。

话说南宋时，江州有一秀才，姓潘，名遇。父亲潘朗，曾做长沙太守，高致在家。潘遇已中过省元，别了父亲，买舟往临安会试。前一夜，父亲梦见鼓乐旗彩，送一状元扁额进门，扁上正注潘遇姓名。早起唤儿子说知，潘遇大喜，以为春闱首捷无疑。一路去高歌畅饮，情怀开发。不一日，到了临安，寻觅下处，到一个小小人家。主翁相迎，问：“相公可姓潘么？”潘遇道：“然也。足下何以知之？”主翁道：“夜来梦见土地公公说道：‘今科状元姓潘，明日午时到此，你可小心迎接！’相公正应其兆。若不嫌寒舍简慢，就在此下榻何如？”潘遇道：“若果有此事，房价自当倍奉。”即令家人搬运行李到其家停宿。主人有女，年方二八，颇有姿色。听得父亲说其梦兆，道潘郎有状元之分，在窗下偷觑，又见他仪容俊雅，心怀契慕，无繇通款。一日，潘生因取砚水，偶然童子不在，自往厨房，恰与主人之女相见。其女一笑而避之。潘生魂不附体，遂将金戒指二枚，玉簪一只，嘱付童儿，觑空致意此女，恳求幽会。此女欣然领受，解腰间绣囊相答。约以父亲出外，亲赴书斋。

一连数日，潘生望眼将穿，未得其便。直至场事已毕，主翁治杯节劳，饮至更深，主翁大醉。潘生方欲就寝，忽闻轻轻叩门之声，启而视之，乃此女也。不及交言，捧进书斋，成其云雨，十分欢爱；约以成名之后，当娶为侧室。是夜，潘朗在家，复梦向时鼓乐旗彩，迎状元扁额过其门而去。潘朗梦中唤云：“此乃我家旗扁。”送扁者答云：“非是！”潘朗追而看之，果然又一姓名矣。送扁者云：“今科状元合是汝子潘遇，因做了欺心之事，天帝命削去前程，另换一人也！”潘朗惊醒，将信将疑。未几揭晓，潘朗阅登科记，状元果是梦中所迎扁上姓名，其子落第，待其归而叩之，潘遇抵赖不过，只得实说。父子叹嗟不已。潘遇过了岁余，心念此女，遣人持金帛往聘之，则此女已适他人矣！心中甚是懊悔。后来连走数科不第，郁郁而终。因贪片刻欢娱景，误却终身富贵缘。

说话的，依你说，古来才子佳人，往往私谐欢好，后来夫荣妻贵，反成美谈。天公大算盘，如何又差错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大凡行奸卖俏，坏人终身名节，其过非小。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，月下老赤绳系足，不论幽期明配，总是前缘判定，不亏行止。听在下再说一件故事，也出在宋朝，却是神宗皇帝年间。有一位官人，姓吴，名度，汴京人氏，进士出身，除授长沙府通判。夫人林氏，生得一位衙内，单讳个彦字。年方一十六岁，一表人才，风流潇洒，自幼读书，广通经史，吟诗作赋，件件皆能。更有一件异处，你道是甚异处？这等一个清标人物，却吃得东西。每日要吃三升米饭，二斤多肉，十余斤酒，其外饮馔不算。这还是吴府尹恐他伤食，酌中定下的规矩。若论起吴衙内，只算做半饥半饱，未能趁心像意。是年三

月间，吴通判任满，升选扬州府尹。彼处吏书差役带领马船，直到长沙迎接。吴度即日收拾行装，辞别僚友起程。下了马船，一路顺风顺水，非止一日，将近江州。昔日白乐天赠商妇《琵琶行》云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便是这个地方。吴府尹船上正扬着满帆，中流稳度。倏忽之间，狂风陡作，怒涛汹涌，险些儿掀翻。莫说吴府尹和夫人们慌张，便是篙师舵工无不失色，急忙收帆拢岸。只有四五里江面，也挣了两个时辰。回顾江中往来船只，那一只上不手忙脚乱，求神许愿。挣得到岸，便谢天不尽了。这里吴府尹马船至了岸旁，抛锚系缆。那边已先有一只官船停泊，两下相隔约有十数丈远。这官船舱门上帘儿半卷，下边站着一个中年妇人，一个美貌女子，背后又侍立三四个丫鬟。吴衙内在舱中帘内，早已瞧见。那女子果然生得娇艳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分明月殿瑶池女，不信人间有异姿。吴衙内看了，不觉魂飘神荡，恨不得就飞到他身边，搂在怀中。只是隔着许多路，看得不十分较切；心生一计，向吴府尹道：“爹爹，何不教水手移去，帮在这只船上，到也安稳。”吴府尹依着衙内，分付水手移船。水手不敢怠慢，起锚解缆，撑近那只船旁。吴衙内指望帮过了船边，细细饱看，谁知才傍过去，便掩上舱门。把吴衙内一团高兴，直冷淡到那脚指尖上。

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员？姓甚名谁？那官人姓贺，名章，祖贯建康人氏，也曾中过进士。前任钱塘县尉，新任荆州司户，带领家眷前去赴任；亦为阻风，暂驻江州。三府是他同年，顺便进城拜望去了。故此家眷开着舱门闲玩。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，美貌女子乃女儿秀娥。元来贺司户没有儿子，止得这秀娥

小姐，年才十五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；女工针指，百伶百俐，不教自能。兼之幼时，贺司户曾延师教过，读书识字写作俱高。贺司户夫妇，因是独养女儿，钟爱胜如珍宝，要赘个快婿，难乎其配，尚未许人。当下母子正在舱门口观看这些船只慌乱，却见吴府尹马船帮上来，夫人即教丫鬟下帘掩门进去。

吴府尹是仕路上人，便令人问是何处官府。不一时回报说：“是荆州司户，姓贺讳章，今去上任。”吴府尹对夫人道：“此人昔年至京应试，与我有交。向为钱塘县尉，不道也升迁了。既在此相遇，礼合拜访。”教从人取帖儿过去传报。从人又禀道：“那船上说，贺爷进城拜客未回。”正说间，船上又报道：“贺爷已来了。”吴府尹教取公服穿着，在舱中望去，贺司户坐着一乘四人轿，背后跟许多人从。元来贺司户去拜三府，不想那三府数日前丁忧去了，所以来得甚快，抬到船边下轿。看见又有一只座船，心内也暗转：不知是何使客？走入舱中，方待问手下人，吴府尹帖儿早已递进。贺司户看罢，即教相请。恰好舱门相对，走过来就是。见礼已毕，各叙间阔寒温。吃过两杯茶，吴府尹起身作别。不一时，贺司户回拜。吴府尹款留小酌，唤出衙内相见，命坐于旁。贺司户因自己无子，观见吴彦仪表超群，气质温雅，先有四五分欢喜；及至问些古今书史，却又应答如流。贺司户愈加起敬，称赞不绝。暗道：此人人材学识，尽是可人。若得他为婿，与女儿恰好正是一对。但他居汴京，我住建康，两地相悬，往来遥远，难好成偶，深为可惜！此乃贺司户心内之事，却是说不出的话。吴府尹问道：“老先生有几位公子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止有小女

一人，尚无子嗣。”吴衙内也暗想道：适来这美貌女子，必定是了。看来年纪与我相仿。若求得为妇，平生足矣！但他止有此女，料必不肯远嫁，说也徒然！又想到：莫说求他为妇，今后要再见一面，也不能勾了。怎做恁般痴想！吴府尹听得贺司户尚没有子，乃道：“原来老先生还无令郎，此亦不可少之事。须广置姬妾，以图生育便好。”贺司户道：“多承指教！学生将来亦有此意。”彼此谈论，不觉更深方止。临别时，吴府尹道：“悦今晚风息，明晨即行，恐不及相辞了。”贺司户道：“相别已久，后会无斯，还求再谈一日。”道罢，回到自己船中。夫人小姐都还未卧，秉烛以待。贺司户酒已半酣，向夫人说起吴府尹高情厚谊，又夸奖吴衙内青年美貌，学问广博，许多好处，将来必是个大器。明日要设席请他父子。因有女儿在旁，不好说出意欲要他为婿这一段情来。那晓得秀娥听了，便怀着爱慕之念。

至次日，风浪转觉狂大，江面上一望去，烟水迷濛，浪头推起约有二三丈高，惟闻澎湃之声。往来要一只船儿做样，却也没有。吴府尹只得住下。贺司户清早就送请帖，邀他父子赴酌。那吴衙内记挂着贺小姐，一夜卧不安稳。早上贺司户相邀，正是挖耳当招，巴不能到他船上，希图再得一觑。偏这吴府尹不会凑趣，道是父子不好齐扰。吴府尹至午后，独自过去，替儿子写贴辞谢。吴衙内难好说得，好不气恼！幸喜贺司户不听，再三差人相请。吴彦不敢自专，又请了父命，方才脱换服饰，过去相见入坐饮酒。早惊动后舱贺小姐，悄悄走至遮堂后门缝中张望。那吴衙内妆束整齐，比平日愈加丰采飘逸。怎见得？也有诗为证：何郎俊俏颜如粉，荀令风流坐有香。若

与潘生同过市，不知掷果向谁傍。贺小姐看见吴衙内这表人物，不觉动了私心。想道：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。我若嫁得这般个丈夫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只是怎好在爹爹面前启齿？除非他家来相求才好。但我便在思想，吴衙内如何晓得？欲待约他面会，怎奈爹妈俱在一处，两边船上耳目又广，没讨个空处。眼见得难就，只索罢休！心内虽如此转念，那双眼却紧紧觑定吴衙内。大凡人起了爱念，总有十分丑处，俱认作美处。何况吴衙内本来风流，自然转盼生姿，愈觉可爱。又想道：今番错过此人，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，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！左思右想，把肠子都想断了，也没个计策与他相会；心下烦恼，倒走去坐下。席还未暖，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，两只脚又早到屏门后张望。看了一回，又转身去坐。不上吃一碗茶的工夫，却又走来观看。犹如走马灯一般，顷刻几个盘旋，恨不得三四步辇至吴衙内身边，把爱慕之情，一一细罄。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，在后舱中，非止贺小姐一人，须有夫人丫鬟等辈，难道这般着迷光景，岂不要看出破绽？看官，有个缘故。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，刚到午间，便要熟睡一觉，这时正在睡乡，不得工夫。那丫头们，巴不得夫人小姐不来呼唤，背地自去打伙作乐，谁个管这样闲帐。为此并无人知觉。少顷，夫人睡醒，秀娥只得耐住双脚，闷坐呆想。正是：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际难为情。

且说吴衙内身虽坐于席间，心却挂在舱后。不住偷眼瞧看，见屏门紧闭，毫无影响，暗叹道：贺小姐，我特为你而来，不能再见一面，何缘分浅薄如此！快快不乐，连酒也懒得去饮。抵暮席散，归到自己船中，没情没绪，便向床上和衣而

卧。这里司户送了吴府尹父子过船，请夫人、女儿到中舱夜饭。秀娥一心忆着吴衙内，坐在旁边，不言不语，如醉如痴，酒也不沾一滴，箸也不动一动。夫人看了这个模样，忙问道：“儿，为甚一毫东西不吃，只是呆坐？”连问几声，秀娥方答道：“身子有些不好，吃不下。”司户道：“既然不自在，先去睡罢！”夫人便起身，叫丫鬟掌灯，送他睡下，方才出去。停了一回，夫人又来看觑一番，催丫鬟吃了夜饭，进来打铺相伴。

秀娥睡在帐中，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着。忽闻舱外有吟咏之声，侧耳听时，乃是吴衙内的声音。其诗云：“天涯犹有梦，对面岂无缘。莫道欢娱暂，还期盟誓坚。”秀娥听罢，不胜欢喜道：“我想了一日，无计见他一面。如今在外吟诗，岂非天付良缘！料此更深入静，无人知觉，正好与他相会。”又恐丫鬟们未睡，连呼数声，俱不答应，量已熟睡。即披衣起身，将残灯挑得亮亮的，轻轻把舱门推开。吴衙内恰如在门首守候的一般，门启处便钻入来，两手搂抱。秀娥又惊又喜。日间许多想念之情，也不暇诉说，连舱门也不曾闭上，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寝，成其云雨。正在酣美深处，只见丫鬟起来解手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，舱门已开，想必有贼！”惊动合船的人，都到舱门口观看。司户与夫人推门进来，教丫鬟点火寻觅。吴衙内慌做一堆，叫道：“小姐，怎么处？”秀娥道：“不要着忙，你只躲在床上，料然不寻到此。待我打发他们出去，送你过船。”刚抽身下床，不想丫鬟照见了吴衙内的鞋儿，乃道：“贼的鞋也在此，想躲在床上！”司户夫妻便来搜看，秀娥推住，连叫没有。那里肯听，向床上搜出吴衙内。秀娥只叫得：“苦也！”司户

道：“叵耐这厮，怎来点污我家？”夫人便说：“吊起拷打！”司户道：“也不要打，竟撇入江里去罢！”教两个水手，扛头扛脚，抬将出去，吴衙内只叫饶命。秀娥扯住叫道：“爹妈！都是孩儿之罪，不干他事！”司户也不答应，将秀娥推上一交，把吴衙内扑通撇在水里。秀娥此时也不顾羞耻，跌脚捶胸，哭道：“吴衙内，是我害着你了！”又想道：他既因我而死，我又何颜独生？遂抢出舱门，向着江心便跳。可怜嫩玉娇香女，化作随波逐浪魂！

秀娥刚跳下水，猛然惊觉，却是梦魇，身子仍有床上。旁边丫鬟还在那里叫喊：“小姐苏醒！？”秀娥睁眼看时，天已明了，丫鬟俱已起身。外边风浪依然狂大。丫鬟道：“小姐梦见甚的？恁般啼哭，叫唤不醒。”秀娥把言语支吾过了。想道：莫不我与吴衙内没有姻缘之分，显这等凶恶梦兆？又想道：“若得真如梦里这回恩爱，就死亦所甘心！此时又被梦中那段光景在腹内打搅，越发想得痴了，觉道睡来没些聊赖，推枕而起。丫鬟们都不在眼前，即将门掩上，看着舱门，说道：“昨夜吴衙内明明从此进来，搂抱至床，不信到是做梦。”又想道：难道我梦中便这般侥幸，醒时却真个无缘不成？一面思想，一面随手将舱门推开，用目一觑，只见吴府尹船上舱门大开，吴衙内向着这边船上呆呆而坐。原来二人卧处，都在后舱，恰好间壁，只隔得五六尺远。若去了两重窗棂，便是一家。那吴衙内也因夜来魂颠梦到，清早就起身，开着窗儿，观望贺司户船，这也是癞虾蟆想天鹅肉吃的妄想！那知姻缘有分，数合当然。凑巧贺小姐开窗而下，正打个照面。四目相视，且惊且喜，恰如识熟过的，彼此微微而笑。秀娥欲待通句话儿，期他

相会，又恐被人听见。遂取过一幅桃花笺纸，磨得墨浓醮得笔饱，题诗一首，折成方胜，袖中摸出一方绣帕包裹，卷做一团，掷过船去。吴衙内双手承受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秀娥还了个礼。然后解开看时，其诗云：“花笺栽锦字，绣帕裹柔肠。不负襄王梦，行云在此方。”傍边又有一行小字道：“今晚妾当挑灯相候，以剪刀声响为号，幸勿爽约。”吴衙内看罢，喜出望外，暗道：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华，真个世间少有！一头赞赏，即忙取过一幅金笺，题诗一首，腰间解下一条锦带，也卷成一块，掷将过来。秀娥接得看时，这诗与梦中听见的一般，转觉骇然！暗道：如何他才题的诗，昨夜梦中倒见了？看起来我二人合该为配，故先做这般真梦。诗后边也有一行小字道：“承芳卿雅爱，敢不如命。”看罢，纳诸袖中。正在迷恋之际，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门。秀娥轻轻的上榻子，开放丫鬟。随后夫人也来询视，见女儿已是起身，才放下这片愁心。

那日乃是吴府尹答席，午前贺司户就去赴宴。夫人也自昼寝。秀娥取出那首诗来，不时展玩，私心自喜，盼不到晚。有恁般怪事！每常时，霎霎眼便过了一日；偏生这日的日子，恰像有条绳子系住，再不能勾下去。心下好不焦躁！渐渐捱至黄昏，忽地想着这两个丫鬟碍眼，不当稳便，除非如此如此。到夜饭时，私自赏那贴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壶酒，两碗菜蔬。这两个丫头，犹如渴龙见水，吃得一滴不留。少顷贺司户筵散回船，已是烂醉。秀娥恐怕吴衙内也吃醉了，不能赴约，反增忧虑。回到后舱，掩上门儿，教丫鬟将香儿熏好了衾枕，分付道：“我还要做些针指，你们先睡则个。”那两个丫鬟正是酒涌上来，面红耳热，脚软头旋，也思量干这道儿，只是不好开

口。得了此言，正中下怀，连忙收拾被窝去睡。头儿刚刚着枕，鼻孔中就搨风箱般打鼾了。秀娥坐了更余，仔细听那两船人声静悄，寂寂无闻，料得无事，遂把剪刀向棹儿上厮琅的一响。那边吴衙内早已会意。原来吴衙内记挂此事，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饮。贺司户去后，回至舱中，侧耳专听；约莫坐了一个更次，不见些影响，心内正在疑惑。忽听得了剪刀之声，喜不自禁，连忙起身，轻手轻脚，开了窗儿，跨将出去，依原推上。耸身跳过这边船来，向窗门上轻轻弹了三弹。秀娥便来开窗，吴衙内钻入舱中，秀娥原复带上。两下又见了个礼儿，吴衙内在灯下把贺小姐仔细一观，更觉千娇百媚。这时彼此情如火热，那有闲工夫说甚言语。吴衙内捧过贺小姐，松开钮扣，解卸衣裳，双双就枕。酥胸紧贴，玉体轻偎，这场云雨，十分美满。但见：舱门轻叩小窗开，瞥见犹疑梦里来。万种欢娱愁不足，梅香熟睡莫惊猜。一回几云收雨散，各道想慕之情。秀娥又将梦中听见诗句，却与所赠相同的话说出。吴衙内惊讶道：“有恁般奇事！我昨夜所梦，与你分毫不差。因道是奇异，闷坐呆想。不道天使小姐也开窗观觑，遂成好事。看起来，多分是宿世姻缘，故令魂梦先通。明日即恳爹爹求亲，以图偕老百年。”秀娥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二人说到情浓之际，阳台重赴，恩爱转笃，竟自一觉睡去。

不想那晚夜半，风浪平静，五鼓时分，各船尽皆开放。贺司户、吴府尹两边船上也各收拾篷橈，解缆开船。众水手齐声打号子起蓬，早把吴衙内、贺小姐惊醒。又听得水手说道：“这般好顺风，怕赶不到蕲州！”吓得吴衙内暗暗只管叫苦，说道：“如今怎生是好？”贺小姐道：“低声！倘被丫鬟听见，反

是老大利害。事已如此，急也无用，你且安下，再作区处。”吴衙内道：“莫要应了昨晚的梦便好！”这句话却点醒了贺小姐，想梦中被丫鬟看见鞋儿，以致事露，遂伸手摸起吴衙内那双丝鞋藏过。贺小姐踌躇了千百万遍，想出一个计来，乃道：“我有个法儿在此。”吴衙内道：“是甚法儿？”贺小姐道：“日里你便向床底下躲避，我也只推有病，不往外边陪母亲。吃饭竟讨进舱来。待到了荆州，多将些银两与你，趁起岸时人从纷纭，从闹中脱身，觅个便船回到扬州，然后写书来求亲。爹妈若是允了，不消说起。倘或不肯，只得以实告之。爹妈平日将我极是爱惜，到此地位，料也只得允从。那时可不依旧夫妻会合！”吴衙内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！”

到了天明，等丫鬟起身出舱去后，二人也就下床。吴衙内急忙钻入床底下，做一堆儿伏着。两旁俱有箱笼遮隐，床前自有帐幔低垂。贺小姐又紧紧坐在床边，寸步不离。盥漱过了，头也不梳，假意靠在桌上。夫人走入看见，便道：“呵呀！为何不梳头，却靠在此？”秀娥道：“身子觉道不快，怕得梳头。”夫人道：“想是起得早些，伤了风了。还不到床上去睡睡。”秀娥道：“因是睡不安稳，才坐在这里。”夫人道：“既然要坐，还该再添件衣服，休得冻了，越加不好！”教丫鬟寻过一领披风，与他穿起，又坐了一回。丫鬟请吃朝膳，夫人道：“儿，身子不安，莫要吃饭，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儿调养，倒好。”秀娥道：“我心里不喜欢吃粥，还是饭好。只是不耐烦走动，拿进来吃罢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恁般，我也在此陪你。”秀娥道：“这班丫头，背着你眼，就要胡做了，母亲还到外边去吃。”夫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遂转身出去，教丫鬟将饭送进摆

在桌上。秀娥道：“你们自去，待我唤时方来。”打发丫鬟去后，把门顶上，向床底下招出吴衙内来吃饭。那吴衙内爬起身，把腰伸了一伸，举目看桌上时，乃是两碗荤菜，一碗素菜，饭只有一吃一添。原来贺小姐平日饭量不济，额定两碗，故此只有这些。你想吴衙内食三升米的肠子，这两碗饭填在那处？微微一笑了一笑，举起箸两三超，就便了帐。却又不好说得，忍着饿原向床下躲过。秀娥开门，唤过丫鬟又教添两碗饭来吃了。那丫鬟互相私议道：“小姐自来只用得两碗，今日说道有病，如何反多吃了一半，可不是怪事！”不想夫人听见，走来说道：“儿，你身子不快，怎地反吃许多饭食？”秀娥道：“不妨事，我还未饱哩。”这一日三餐，俱是如此。司户夫妇只道女儿年纪长大，增了饭食。正不知舱中另有个替吃饭的，还饿得有气无力哩！正是：安排布地瞒天谎，成就偷香窃玉情。

当晚夜饭过了。贺小姐即教吴衙内先上床睡卧，自己随后解衣入寝。夫人又来看时，见女儿已睡，问了声自去。丫鬟也掩门歇息。吴衙内饥馁难熬，对贺小姐说道：“事虽好了，只有一件苦处”。秀娥道：“是那件？”吴衙内道：“不瞒小姐说，我的食量颇宽。今日这三餐，还不勾我一顿。若这般忍饿过日，怎能捱到荆州？”秀娥道：“既恁地，何不早说？明日多讨些就是。”吴衙内道：“十分讨得多，又怕惹人疑惑。”秀娥道：“不打紧，自有道理。但不知要多少才勾？”吴衙内道：“那里像得我意！每顿十来碗也胡乱度得过了。”到次早，吴衙依旧躲过。贺小姐诈病在床，呻吟不绝。司户夫人担着愁心，要请医人调治。又在大江中，没处去请。秀娥却也不要，只叫肚里饿得慌。夫人流水催进饭来，又只嫌少，共争了十数多碗，倒

把夫人吓了一跳。劝他少吃时，故意使起性儿，连叫：“快拿去！不要吃了，索性饿死罢。”夫人是个爱女，见他使性，反陪笑脸道：“儿，我是好话，如何便气你。若吃得尽意，吃罢了，只不要勉强。”亲自拿起碗箸，递到他手里。秀娥道：“母亲在此看着，我便吃不下去。通出去了，等我慢慢的，或者吃不完，也未可知。”夫人依他言语，教丫鬟一齐出外。秀娥披衣下床，将门掩上。吴衙内便钻出来，因是昨夜饿坏了，见着这饭，也不谦让，也不抬头，一连十数碗，吃个流星赶月。约莫存得碗余，方才住手，把贺小姐到看呆了。低低问道：“可还少么！”吴衙内道：“将就些罢，再吃便没意思了。”泻杯茶漱漱口儿，向床下爬的又钻入去了。贺小姐将余下的饭吃罢，拽开门儿，原到床上睡卧。那丫鬟专等他开门，就奔进去，看见饭儿、菜儿都吃得精光，收着家伙，一路笑道：“原来小姐患的却是吃饭病！”报知夫人。夫人闻言，只把头摇，说道：“亏他怎地吃上这些，那病儿也患得蹊跷！”急请司户来说知，教他请医问卜。连司户也不肯信，分付午间莫要依他，恐食伤了五脏，便难医治。那知未到午时，秀娥便叫肚饥。夫人再三把好言语安慰时，秀娥就啼哭起来。夫人没法，只得又依着他。晚间亦是如此。司户夫妻只道女儿得了怪病，十分慌张。

这晚已到蕲州停泊，分付水手，明日不要开船。清早差人入城，访问名医，一面求神占卦。不一时，请一个太医来。那太医衣冠济楚，气宇轩昂。贺司户迎至舱中，叙礼看坐。那太医晓得是位官，礼貌甚恭。献过两杯茶，问了些病缘，然后到后舱认脉。认过脉，复至中舱坐下。贺司户道：“请问太医，小女还是何

症？”太医先咳了一声嗽，方才答道：“令爱是疳膨食积！”贺司户道：“先生差矣！疳膨食积乃婴儿之症，小女今年十五岁了，如何还犯此症？”太医笑道：“老先生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令爱名虽十五岁，即今尚在春间，只有十四岁之实。倘在寒月所生，才十三岁有余。老先生，你且想，十三岁的女子，难道不算婴孩。大抵此症，起于饭食失调，兼之水土不伏，食积于小腹之中，凝滞不消，遂至生热，升至胸中，便觉饥饿。及吃下饮食，反资其火。所以日盛一日。若再过月余不医，就难治了！”贺司户见说得有些道理，问道：“先生所见极是有理了。但今如何治之？”太医道：“如今学生先消其积滞，去其风热，住了热，饮食自然渐渐减少，平复如旧矣！”贺司户道：“若得如此神效，自当重酬！”道罢，太医起身拜别。贺司户封了药资，差人取了药来，流水煎起，送与秀娥。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荆州，那个要吃什么汤药。初时，见父母请医，再三阻挡不住，又难好道出真情，只得繇他慌乱。晓得了医者这班言语，暗自好笑。将来的药，也打发丫鬟将去，竟泼入净桶。求神占卦，有的说是星辰不利，又触犯了鹤神，须请僧道禳解，自然无事。有的说在旷野处遇了孤魂饿鬼，若设蘸追荐，便可痊愈。贺司户夫妻一一依从。见服了几剂药，没些效验，吃饭如旧，又请一个医者。那医者更是扩而充之，乘着轿子，三四个仆从跟随。相见之后，高谈阔论，也先探了病源，方才认脉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可有那个看过么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前日曾请一位看来。”医者道：“他看的是何症？”贺司户道：“说是疳膨食积。”医者呵呵笑道：“此乃癆瘵之症，怎说是疳膨食积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小女年纪尚幼，如何有此症候？”医者道：“令爱